

童年时代,老家的岸头港是我们这帮野孩子的乐园——游戏、摸鱼、烤玉米,穿着土布衣衫在河岸上疯跑,而港河的水流就像永远玩不腻的玩具。祖辈们一铲一铲挖出的黄泥岸,滋养着一方水土。如今早被填平,盖起了一幢幢楼房。可每次做梦,我还是会看见那条河,水流哗哗地奔向长江和东海,像我们这群人,不管走多远,终究是从这儿出发的,带着无尽的乡愁与难忘的岁月。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

口述:阿加 文字:丁惠忠

老家的岸头港

啥带了,便从咸菜缸里挑一棵根部腌成黄色的芥菜。我家正好有亲戚送了一包红枣,母亲将其藏在木板箱里,想在过年时煮红枣茶待客,却被我一次次拿上一点儿,带去与小伙伴分享。谁知,末了只剩下一只空包装袋。我挨了母亲一顿打,长了不少记性。

伙伴们带去的东西挺丰富,可对于连天上的星星都想摘下来想啃一口的村野少儿来说,哪经得住吃。盛夏的玉米地,鼓胀的玉米棒垂在秆上,采摘一兜剥掉外壳,寻一处岸脚凹坑,捡拾一些枯干的树枝、树叶,原根会生火。众人将枝丫穿入玉米棒芯,往火上慢慢烤。不一会儿,黄玉米粒在烟火中熏黑了,卖相难看,但烤熟的玉米粒飘出香味,一阵阵散开,十分馋人,竟招来附近三四条狗,围在岸边庄稼地瞪圆了眼睛。

这样吃了一通,便下港河摸蟹捉鱼。我还会游泳,哪敢往深处去,手拉着港边沿芦苇秆踩水,嘴里咬着装鱼蟹袋子的绳扣子。他们几个摸到小鱼小虾,就游到我这边放进袋子。

不稍时日,我便学会游泳,不再打下手,可以闷水从淤泥中揪出一只大蚌,二只螃蟹,活捉几条一虎口长的翘嘴鱼。这下热闹了,又忙乱一番。折一支江芦,取一段老根拍开,江芦锐利的一面插入鱼嘴,一直插至鱼肚,我们清空鱼肠苦胆,接着放火堆上烤。鱼鳞是留着的,有鱼脂,脆。哪里料到烧烤这个词,早在童年里就有了,我看比现在海鲜烧烤“正宗”,趣味尽在一群野孩子烤出野天野地的欢乐。

另有一帮孩子是隔壁小队的,有时混在一起玩。在玩好人抓坏人时,分两组人马,我们一个队归一组。岸坡上有密集的江芦、杂树,港边有芦苇、丝藻,小身子躲藏其间,不容易拘出来。有一次,我们扮好人,外小队孩子扮坏人。开始抓坏人时,我们几乎找遍了每一根江芦,每一处水坑洼地,就是搜不到那几个“坏人”,急得在岸上吼叫:再不举手投降,抓住了绝不轻饶。

此时,大胖热得不行,一直呼呼地喘气,于是跳进港河钻一个没头顶。他从河中冒出来甩甩头发,用手抹掉眼睛上的水珠,眨眨眼道:“这帮小子不会溜了吧!”

我猛然想起,上一次他们吃过亏,被我们偷吃了几根烤玉米棒,这次故意耍赖吧。原来我们躲在南岸时,他们在北岸悄悄地沿着岸坡下的玉米地回去了。因此,以后他们玩他们的,我们管自己玩。到了上村庄小学时,我们都在一个班,像流水一样又聚在一起了。

◆**而比我大七八岁的一拨人**,他们的童年也无异样,在岸头港的水流、堤岸、芦丛、林带中度过,似扎堆的小牛犊和一群神出鬼没的鸟儿,纯朴与灵动。只是那个

时候点灯用煤油,乡间还没有通电,黑暗里做着很长很长的梦,在时间的荒原上,我感觉人的长大是缓慢看不见尽头的,因为我们这批人刚蹒跚学步,在年长者眼里会不屑一顾。这些人中有我一个氏族的堂兄、远房表兄,有邻居大哥和相邻村庄里的人,他们长大后离开了岸头港,有的去部队当兵,或者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,到了恢复高考时,有几位考上大学,也有的进城务工。之后他们这群人里有在企事业单位工作,有三甲医院主任医师、企业老板、商业精英等。回望岁月,都是从童年的岸头港出发的,像一股股水流,流到远离故乡的地方,变成一条平凡又强盛的堤岸,从事不同职业,护卫一方。当然,更多人仍是农民身份,传承着种田人的本色,与父辈一起建设家园、赡养老去的长辈,日夜守候,最后将他们一个个送去墓地。随之又会眼巴巴在悲伤中,挨个送走父辈的人。到了这些关口,恨时间不可逆,如水流,会时不时地抛下万物疾驰而去。

几十年倏忽而过。岸头港早已夷为平地,我的童年,那些无忧无虑的往事,却并没有随岸头港的坍塌消逝。

◆**前不久**,我回到小镇,让大胖带我去看了岸头港旧地。大胖不像水娃、原根定居在城里,他先在镇上企业做工,一直当到副厂长。在企业转制时,他自己创办了一家五金小工厂。这次相见,大胖童年时一身膘不见长,反而成了精瘦的汉子。他说:“厂子不大,近百个职工,维系一个个家庭的生计,我怎么胖得起来。”

大胖陪我一路走,聊得起劲。我说:“大胖,你都是实心肉,结结实实过日子的样子嘛。”他好像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,开心地说着往昔。岸头港先是推平了岸,垦地种上庄稼,港河被河岸的泥土回填,成了一条悠长的沟渠,用来排涝、取水、浇灌庄稼地。后来,两港周边房屋实施旧改,拆迁形成商务办公区、高校园区和商住楼群,原来那座水闸朝东位置,便是现在的朱雀河桥。而那条沟河,经过重新挖掘成为大河,连通涨水洪,经南横引河通达奚家港,出港一路流经长江,汇入浩浩荡荡的东海。

听大胖如此言说,我觉得那个水源地,确实仍是岸头港的流水,那龙脊一样的岸背变换成地脉,似潜龙蓄积力量汨汨地拓宽了河床,它自有流向,也都是线状流淌,很多时候不是直线,会曲里拐弯,偶尔可能倒流,但不改流入大江大海的豪迈,没什么阻挡得了流动的唯一性,这是水流的本质。我思忖,童年毕竟如港河之水流去了,而岁月冲刷出的新河道,正奔向更壮阔的前方,似岸头港百年水流,认准了远方和未来。